

是花非花

静言

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。

灾荒年，有位饥肠辘辘的村姑捡到些杨花，她急忙摘下花穗，把花托煮熟给双目失明、饥寒交迫的母亲吃，虚弱的老人缓慢睁开了双眼。

路上，村姑又遇到一位饿得奄奄一息的老汉，她嚼碎花托喂到老汉嘴里，救活了他。后来，老汉治好了村姑母亲的眼疾，并福佑村姑终生平安。原来，这位老汉竟是一位下凡体察民情的神仙幻化的。

我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，觉得这位村姑就如同罗敷、西施一样美丽善良。

自然灾害时期，粮食奇缺，人们把野菜、树叶、树皮用来果腹，就连难吃的杨花也成了稀缺物。一天，小伙伴叶儿找到我，说叔叔和一处寺院的人相识，我和她可以一起去寺里捡杨花。我一听，高兴极了。

叶儿的叔叔把我俩领到寺院的西侧门，门开了，小和尚指指西南角，那里有几棵杨树，树下散落着零星的杨花。我俩如获至宝，低头忙不迭地捡了半个多小时才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回到家里，还没等花托煮熟，我急不可耐地捞起就吃，又苦又涩。我们不仅吃了花托，连花穗也没剩下。母亲把花穗泡在水里，漂去褐色花片，留下小米大小的黄色籽粒掺上野菜做成窝头，虽然苦涩，也能填充一段饥肠。

或许是对妈妈讲的故事印象深刻，抑或是童年

的那段经历，让我对杨树、杨花有一种特殊情感。后来上班，恰好办公楼外种有几棵杨树，它们挺挺地耸立着，比七层楼房还高。我常推开窗，静静凝视它们。

春天，杨树早早长出新叶，靛黄、柔嫩、闪着光泽，可爱得像新生儿的脸颊，让人既想亲吻又不敢触碰。夏季，叶儿们长大成熟，一面浓绿光亮，像涂了一层蜡质，一面灰白毛茸，筋脉清晰。它们昼夜哗啦作响，欢声不断。

一夜秋风起，杨叶儿被染成了黄绿色，阳光下一树俏丽。秋深，霜降，黄叶纷纷离枝坠地，而此时，它的花蕾已在枝头悄然萌生。

风霜里，冰雪中，花蕾挣脱严寒禁锢，一天天地长大。到了三九严寒，万木萧疏，冰封大地，杨树却抖擞着精神挺立于呼啸北风中，高而挺的枝干发出呜呜声响，仿佛在呼喊遥远的春天。此时，它的枝头上已是花蕾楚楚，它们或一个一个，或三五一簇，昂首站立在杨树枝头，朝向清冷的天空，展示着生命的坚强和希望。

冬雪纷至沓来，杨树成为雪中胜景。凌空一排玉树，傲然立于雪中；琼枝之上绽放着朵朵“雪绒花”，洁白、别致、漂亮，像极了一朵朵、一簇簇盛放的棉花。这是冬雪的杰作，亦是杨树的傲魂。

“九九杨落地，十九杏花开”。冬未尽，杏花初放，杨花也早已完成了开花使命。杨花落，新芽出，生命又展现出蓬勃生机。

料峭春风的清晨，我爱在杨树下跑步。踏着松软的杨花地毯，望着倏然飘落的条条杨花，心中不禁放声为它歌唱：你不娇艳，你无芳香，是花非花，从无人怜；你默默绽放，默默坠落，你拯救生命于苦难，你傲立寒冬吹响带来春的希望……

柴火饭

马娜

去河南大学参加一个为期十几天的培训，住在开封城郊的一家酒店，环境挺好，一日三餐是酒店提供的自助餐，品类不少，干净卫生，但总觉得少了些烟火气。

同住的一个信阳小姑娘偶尔会拉上我去酒店对面的小吃摊，烧饼、卤煮、烧烤，晚餐能吃三四样，小姑娘边吃边吐槽：酒店的饭一点“锅气”都没有。

第一次听说“锅气”这个词，挺新鲜。怕小姑娘笑我见识浅，偷偷百度了一下，原来“锅气”在粤菜中是个很重要的概念：指的是在高温爆炒过程中，食材在锅中快速翻炒，水分蒸发后引发的脂香、干香和焦香，使得菜肴着色香味俱佳。这种气味的如同武侠小说中的“剑气”，是气势、气味、气色和气质的集大成者。具体来说，锅气是通过猛烈的火力在短时间内使食材温度飙升，水分蒸发后产生的特殊香味。

我哑然失笑：这锅气不正是我们小时候做柴火饭所特有的味道吗？

忆起小时候，家家户户都是烧柴火做饭。母亲做饭，我烧火，特别是冬天，坐在灶台前，看那红红的火舌舔着锅底，听着红薯玉米糝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响，红薯的甜香和玉米糝的饭香在灶间慢慢升腾、氤氲，心里既满足又温暖。若是逢年过节，家家户户男女老少

齐上阵，蒸馒头、炸油饼、煮肉、炸咸食，我坐在灶火前，用晒干的芝麻秆和玉米秆引火，然后架上父亲早就劈好的硬柴，一团旺旺的空心火就在灶间开了花，红红的火光照着忙碌着的我们，浓浓的烟火气息顺着烟囱飘向天空，一村的房屋和树木也在这袅袅的炊烟中生动起来。

那时，冬天我们常吃的是胡萝卜白菜炖粉条，偶尔加块猪肉，现在称之为“杂烩菜”或者“揽锅菜”。烧热了大铁锅，母亲倒上菜籽油，放一小撮花椒，再放入葱姜蒜翻炒出香味，然后依次放胡萝卜、白菜、粉条，添水慢慢炖煮，快熟时放入红烧肉块，再放盐和调料煮一会儿，香气四溢的猪肉白菜炖粉条就出锅了，配上玉米糝汤或者热腾腾的米饭馒头，一顿庄稼人的“美食盛宴”就上桌了。

少时离家求学，工作后城市安身，回老家吃柴火饭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如今农村家家户户用上了天然气、电磁炉，吃一顿真真正正有烟火气息农家饭的机会更是难得。这几年，城市流行大锅台、铁锅炖式的围炉火锅，应该也是人们怀念柴火饭的味道才兴起的吧。一念至此，我忍不住拨通了母亲的电话：“妈，星期天我们回家吃饭啊，大锅菜，我烧火，您掌勺！”